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親籌賭債 夏逢若集匪遭暗差

且說王氏愛子情深，這一驚幾乎失魂。本夜即留在堂樓，叫冰梅拴了門，王氏問道：「福兒，你畢竟是為著啥來。」譚紹聞無言可答。王氏道：「你是與誰家各氣來？」紹聞搖搖頭兒。王氏道：「你聽誰家說咱什麼來？」譚紹聞道：「咱家書香舊家，清白門第，誰敢說咱什麼。」王氏猜摸不著，又問道：「你或者是賭輸了誰家錢麼？」紹聞低頭不語。王氏道：「你每日在後書房唸書，就是前日出門半天光景，該輸多少呢？」紹聞歎口氣道：「原是我前日到夏大哥家略坐坐兒，他們說天陰心焦，玩一玩兒。不多一時，輸了十來兩——」王氏道：「十來兩銀子能值多少，就尋死覓活的？明日還了他就是，你不過再不賭就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只是我乾的不成事，心下著實生氣。」王氏道：「哎喲！如今那個不賭。許多舉人、進士、做官哩，還要賭哩。你就是略弄一弄兒，誰嗔你來？輸的也有限，再休這樣兒嚇我。」母子說了一會，各人南柯。忽的，老鼠在樓板上撕的紙條兒響，王氏夢中聽的，便發噤喊道：「有了鬼了！」冰梅急忙起身，跑到王氏牀前，說道：「那是老鼠蹬的碗碟響，奶奶錯聽了。」王氏方才醒了，說是嚇極了，身子兀自顫個不定。紹聞敲火燃燭，又亂了一會，方才大家安寢。

到了次日，合家都起身梳洗。惟有譚紹聞卻成了三日新婦，並內房門也覺難以出來。王氏極為安慰，譚紹聞畢竟汗顏。不但門兒羞出，並飯也懶吃。王氏命德喜往魚市口買魚作羹。德喜領命到魚市口，恰好撞見王象蓋在魚市口賣蘑菇。德喜兒和把碧草軒投繯的話，一一述了，王象蓋歎道：「不用說，定然是輸錢了，且輸的斷乎不少。我跟你同向家中瞧瞧。」德喜提著魚，王象蓋提了一籃兩後新蘑菇，徑上蕭牆街來。

到了樓院，說是與大相公送蘑菇來。此時王象葛短衣破履，且係大雨之後，是一個賣菜傭樣子。王氏見了，雖不甚瞅睬，也有一點兒惻然之意，說道：「你吃了早飯回去罷。」王象蓋也不好意思追問所聞之事。

吃了早飯，到土地廟前。少坐片時，早有鄰人向他說道：

「王哥，自從你移到城南，你家大相公一發不好了。即如昨夜，被虎不久兒一場子贏了一千八百餘兩，回來自己上了一繩，在書房中喊叫了半夜。這個可像正經書禮人家的事？不如你還回來。」王象蓋聽說輸了一千八百餘兩，與自縊的情節相符，跌足道：「這一番賭，連舊日息債，這分家業，怕斷送完了。」鄰人們個個嗟歎不置。

這王象蓋，一時事上心頭，竟上東門春盛號而來。王隆吉正在鋪內，看見王象蓋說道：「王中，你久不曾來，到後邊說話。」王象蓋跟著王隆吉到了後邊櫃房，王隆吉指著椅子道：「你坐下說話。」王象蓋再三不肯，坐在門限兒上說起話來。王象蓋道：「今日有一宗事，非舅爺不可。俺家大相公，一場輸了一千八百兩，自己急了，到後軒中上了一繩。我想這些游棍哄騙人家子弟，惟家有厲害父兄，開口說出官首賭，到街上胡喊亂罵，這些光棍，怕的是見官挨打帶枷，就歇了手。若是父兄們失了主意，要心疼兒子，忍氣吞聲，替還賭博賬，這些光棍，不惟一次哄騙，早已安下第二遭誘賭的根子，將來不到片瓦根緣，光棍們再不歇手。我想俺家大爺去世，誰做這事？」

現今舅爺是大相公嫡親母舅，就到街上發些厲害話頭，只說要首外甥的賭博到官，說是寡婦、孤兒被人哄騙，以致現今應考高取的童生懸樑自盡，多虧被人救下，僅免喪生，現有鄰佑作證。這樣做來，大相公也沒有受刑之處，只有這一群光棍，披枷帶鎖，將來也省的還錢，就再沒有第二遭。舅爺是精細很會做事的人，沒什麼不了的事情。」王隆吉道：「你說的很是。只可惜昨日起身下亳州了。亳州有個謊信兒，說是東街誰家行裡走了點火兒，燒了七八座房子，現今行裡寄放著一千二百兩貨物，小伙計蘇第三的年輕，也不知是咱行裡不是咱行裡的。」

心內膺記，昨日扣的白日晃的牲口騎去。你說這該怎的？」王象蓋聽說王春宇遠去，心下好不悵然，說道：「想是天意的事，俺家這分產業、門戶，該從大相公手中倒了。這也是沒法了。」

王象蓋怏怏而去，另作計較。

王隆吉聽見譚紹聞上吊的話，叫伙計看鋪門，急來蕭牆街探望姑娘。到了堂樓坐下，王氏問道：「你娘在家可好？」王隆吉答道：「俺娘叫我看看姑娘、表弟。」姑娘說些閒話，只見譚紹聞動靜，王隆吉道：「我到軒上看看表弟去。」王氏道：「他在家裡，身上感冒著，不敢見風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勉強扎掙出來，許久不見，說個話兒。」譚紹聞在內邊聽的明白，想到中表弟兄，沒有不見之禮，只得出來道：「我聽的你說話久了，只是身上不妥，難以出來。」王隆吉上下打量，看見大護領往上擁著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說道：「表弟氣色還不見怎的，想是略出點汗兒便會好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五更時略有些汗兒，今早已輕些。」心中想道：「這事不與表兄王隆吉商量，更有何人？他近來做生意，都說他是年輕老成，且經的事頗多，不如以實告之，看他如何計較。」因說道：「表兄，我與你前賬房坐坐。」王氏道：「隔著放靈屋子，去那做甚？」王隆吉已知譚紹聞必有商量的話，因說道：「我正要前賬房裡，借長算盤使用。改日買下，即便送來。」

二人出的堂樓，徑穿前庭，到賬房來，蛛絲繞樑，塵土滿案，全非昔日光景。王隆吉道：「自從閻相公走了，許久不曾到此。」譚紹道：「也聽的閻相公貴處人說，閻相公到家住過幾年，打發他尊翁入土，領了一個財東資本，如今大發財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幼時也只說他是個記賬的相公。今日回想他那個光景，才曉的他是生意行中極牢靠的人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閒話少說。咱是中表弟兄，就如親手足一般。我有一宗丟人的事，一時心迷，輸了虎兵丁八百兩銀子，表兄你替我生個法兒。」王隆吉道：「你怎的一時就輸了許多？」譚紹聞道：「說不的！只是當下該怎麼處？」王隆吉道：「我近來只是在生意上翻弄，自幼兒咱那事體，都是憨董的，提不起來，不說他了。」

只是近來怎的還不省事兒，弄下這個大窟窿？」譚紹聞道：

「一時鬼迷心了，後悔不及。只是自此以後，永不幹這事就罷。當下該怎的？」王隆吉道：「第一個上策，該出首告官。」譚紹聞搖首道：「使不得。咱是漢子做事，如何急了就首起賭來？況且經官動府，也要招沒趣。」王隆吉道：「賭博場裡膺漢子，便是一百二十四分死眼子。難說萬歲爺知道了，御賜你『仗義疏財』的牌坊不成？你今日怕招沒趣，久後弄到窮時，抬手動腳，都是沒趣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憑怎的說，經官我是不敢的。再想法子罷。」王隆吉道：「其次只有弄三五兩銀子，請個有擔杜、敢說話的人，居中主張，叫他們讓些，不能如數，不過是沒水不熬火而已。再下，惟有典莊賣地，如數全完，叫他們口稱漢子，心中暗算第二遭如何下手。你弄到一貧如洗，好與他們合伙哄人：這便是將來的下場頭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卻是你那當中一說，還行哩。只是當下銀子沒法湊辦。你如今生意行中極有體面，你就替我揭四百兩，與他們一半兒。」

他們十分不依，只得由他們罷。」王隆吉道：「你舅常對我說，『官上休保人，私下休保債。』況且我也沒本事與你揭四百兩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我須比不得別人，是我舅的嫡親外甥。況且我也還得起，久後連本帶息，一一清還，俺舅也不得知曉。即今知道了，也沒啥說。我以實告，我昨日因這宗不成事，還尋了一個拙智，難說街上人不傳的你知曉麼？我如何當下出門？你要不與我揭這宗銀子，我就跪下了。」說著，早已屈下身去。王隆吉急忙扯住說道：「慢慢商量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若說商量，你還是不肯的意思。滿城中，只有咱兩個至親，如同胞弟兄一般，為甚的我到作難之處，你該袖手旁觀哩。」王隆吉心中打算，譚紹聞也不是賴債之人，只得承許下揭債。

二人出了賬房，拿了長算盤，到了樓下。王隆吉說了鋪內無人要走的話，王氏道：「有兩尾大魚，並有新蘑菇，我叫德喜魚市口買的東西，廚下整理成了，不必說走。」王隆吉只得遵命。少時，老樊抹桌，捧來七器席兒，王隆吉抱的興官兒同坐，譚紹聞也

只得陪坐。吃完了飯，王隆吉要走，譚紹聞送至衙門口，又叮嚀一番，方才分手。

到了次日，王隆吉說個宗兒，先討了譚紹聞花押揭券一紙。

譚紹聞叫雙慶兒密請夏逢若，欲商量清還賭賬，懇請求讓的話。

誰知夏逢若也弄出一件不雅的事兒，不在家中，上衙門去了。

原來夏逢若與貂鼠皮們，得了小豆腐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先換了二十兩，清還酒飯、積債。眾人又商量，趁虎不久上高郵去，再換五十兩，大家分用。待虎不久回來，只說小豆腐完了一半，那一半兒央的人說讓了，有何不可？夏逢若開了抽門，取了銀子，到老郭錢桌上換了制錢，分成六分兒，夏逢若一分，房子一分，夏母一分，其餘貂鼠皮、白鴿嘴、細皮鱧各得一分。

卻說這一起光棍手中有錢，便等不得誘賭哄人，早已本窩內鬥起家雞來。四個人整賭了一天，酒肉滿吃。又賭到更餘天氣，貂鼠皮道：「我坐不得，要上小南屋睡睡。」撇下這三個人，仍自賭個不休。

到了二更天，正賭得熱鬧，只聽得後邊哭喊叫罵起來。原是貂鼠皮見夏逢若門戶上不留心，便生了個「李代桃僵」之心。

誰知道，後邊參透了「指鹿為馬」的隱情，婦人叫罵起來。夏逢若急向後邊一問，內人哭訴原由。夏逢若到了前邊，怒氣填滿胸臆，便去小南屋看貂鼠皮。門尚未拴，貂鼠皮睡的呼呼的響。白鴿嘴道：「只怕有了歹人，聽說咱近來贏了許多銀子，也想著分肥哩罷。」夏逢若將燈一照，四壁並無痕跡。遙聽得婦人哭罵不休。坐到天明，也沒頭緒。

細皮鱧到小南屋，喚貂鼠皮道：「有了賊人，亂了半夜，你還睡麼？」貂鼠皮揉著眼，問道：「誰贏了？」口中只管說話，還打了兩個呵欠，伸了一伸懶腰。總不出南屋門兒。

原來貂鼠皮只有一隻鞋，出不得的門。日已高上，把後邊的鞋做了賊證，貂鼠皮沒的支吾，只得磕頭求免。說是一時心渾，忘了珍珠串昨日已去，故有此錯：「若不然，咱是如何相與，我再不肯做這沒廉恥的事。」白鴿嘴道：「夏哥休要往自己頭上加糞，老刁不過是一錯二誤的，難說他真正的好意思麼？只以啞子為妙，傳出去臭名難當。」細皮鱧道：「你什麼事還沒經過呢。本來是虛事，若要認真做起來，少不得驚官動府，那時節出乖弄丑，老嫂子要出官說強姦，他要說舊日有賬，落下口供、定案，你要後悔起來，還怕遲了。我勸你是向你哩，你再想。」夏逢若倒有三分放下的意思，爭乃妻子哭個不住，母親嚷的不休，又難回後邊解勸。貂鼠皮只是磕頭不已。

忽然有人叫門甚急，夏逢若只得往應。才開門縫兒，本街保正王少湖，帶了兩個守柵欄更夫，一齊進來，早把貂鼠皮用繩子拴了。夏逢若慌了，說道：「俺們並沒啥意思，王哥，這是做甚的？」王少湖道：「你家吵嚷半夜，滿街都知道了。我且問你，我見刁卓跪著你，是做啥哩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並不曾跪呀！」王少湖道：「膝蓋上土現在。」吩咐更夫道：「你兩個牽著他，隨我縣上稟老爺。」

貂鼠皮脖項掛著麻繩套子，把兩隻鞋穿上，跟定三人而去。

這家中吵嚷之聲戛然頓息。

看官試猜，那裡這個保正恰恰湊手？原來老豆腐單門獨戶發了家，專管小心敬人。夏鼎移成近鄰，老豆腐極為奉承。從來小人們遇人敬時，便自高尊大，一切銀錢物件只借不還，又添上欺凌凌侮之意。況且又勾引他的兒子賭博，還加上哄。所以老豆腐自江南販賣黃豆回來，曉得兒子在夏家被哄去一百二十兩，偷的櫃中銀子還訖，真正切齒之恨。爭乃自己是個賣豆腐發家，門低身微，不敢爭執。況且富者貧之怨，一向被街上無賴欺侮慣了，原不敢口說半個不字。今日半夜裡，夏家吵嚷起來，一牆之隔，聽了個清清白白。因此偷跑至王少湖家，說知此事，暗暗的先與了十兩賄賂，說明開發了這一起游棍走了，還有十兩謝儀。事完一一清繳，不敢放短。所以王少湖直到夏家，不容分說，將貂鼠皮帶在縣署。

宅門上說明回話，邊公是勤政官員，黎明即起，正在簽押房盥漱吃點心，怕詞證守候，將王少湖叫進去。王少湖跪下，把貂鼠皮在夏家所為之事，一一稟明。邊公見事關風化，即刻坐了二堂，著頭役將貂鼠皮叫到公案，訊問起來。

貂鼠皮道：「青天老爺在上，小的不敢欺瞞。這夏鼎家原是蒙頭土娼，小的為他家把家業丟窮，如今他見小的沒錢，所以誣賴小的，無非把小的開發遠離的意思。」邊公大怒道：「你這個刁頭東西，明係賭博，有甚別事爭吵，公然敢噴血噴人！」

先喝了一聲打嘴，皂隸過來打了二十個耳刮子。直打的兩腮邊繼長增高，滿口中惡紫奪朱。邊公命喚夏鼎，夏鼎早在儀門外伺候。進的二堂跪下，邊公道：「臨潼一案不曾起解你，本縣已是格外施仁。你如何不改前非，又開起賭場來？」夏鼎道：「小人原是晚間請他們吃酒，這刁卓醒了，做下非禮的勾當。」邊公大怒道：「明係賭博，除此而外，還有別的什麼非禮？不知恥的奴才，還敢另外胡說！本縣與你們一個證見，叫你們死而無怨。」仍差頭役協同保正王少湖，向夏鼎家搜尋賭具，作速快來。吩咐二人在甬道東邊跪候。

到了夏鼎家，一切賭具在桌上擺列，還未曾收拾。那盞大燈到早飯時還點著，明晃晃的。頭役把一切賭具收拾包了，飛跑回署，呈在公案。邊公叫二人近前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你們有何理說？」貂鼠皮又才說「他家女人」四個字，邊公怒上加怒，如何肯等貂鼠皮說別話，早已把刑杖簽丟在地下，門役喝了聲皂隸打人，皂隸過來扯翻，三十大板打的皮開肉綻，攆下二堂去。邊公問夏鼎道：「你每日開場誘賭，聚一起無賴之徒，晝夜在家，還被這刁卓以污穢之言相加，若不按開賭場打你，顯見刁卓非禮便是真的。本縣只打你們同賭爭吵。」把簽丟下五根，也打了二十五板，攆下二堂。

那「無端貪夜入人家」七個字的律條，邊公總不叫毫末黏著。非是糊塗完案，正是邊公滿腔中名教，為民存恥之意。

嗣後王少湖得了老豆腐謝儀。老豆腐又拿出銀子，在錢指揮家將夏鼎所賃房子轉當在手，俱是王少湖往來一人說合之力。

這貂鼠皮後來改邪歸正，傭工做活，竟積了幾兩銀子，聚了一個老婆，生男育女，成了人家，皆邊公三十板之力也。白鴿嘴、細皮鱧不曾挨打，只得另尋投向，依舊做幫閒蔑片去，後來在尉氏縣落了個路死貧人結局。

單說夏鼎得了房子當價，向西門內另賃了一所小宅院去住。

先時二堂候審時候，正是雙慶兒來請之時，見前院中沒一個人，進二門內問聲：「夏大叔——」只聽得內有哭聲，不敢再問。出門時，見頭役及王少湖來搜賭具。街上打聽，才知是夜裡鬧出事來。只得回去，將所見所聞，一一述與譚紹聞。正是：從來賭與盜為鄰，奸盜相隨更有因；

只恐夜深人睡去，入門俱是採花人。